

在国外看病 是一种什么体验?

4月7日是第73个世界卫生日,如今在传染病流行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天的到来显得更加富有深意,似乎在提醒大家,我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需要全人类所有成员一点一滴去守护。记者约请旅居日本、澳大利亚和瑞士的中国人,描述他们在异国看病的日常故事,分享真实的体验,介绍他们观察和体会到的方便和不便之处。

不同国家的就医流程和体验各有区别,也存在或大或小的问题。看似简单的事物都具有多面性,不能单一用本国的优势或不足评判他国的利弊,各个国家需要根据本国具体情况进行取舍和改进。最终目标是为了让人们在获得医疗保障的同时,也能够经济可承受的范围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

澳洲就医体验: 聊聊家庭医生和医疗保险

来墨尔本这些年,第一次接触家庭医生是给孩子接种疫苗。按照预约时间,在前台登记后等待。不一会儿,医生从诊室出来迎接。医生检查在国内已经接种过的疫苗及这个年龄段在澳洲入学要求接种的疫苗,然后注明需要补种哪些,再由护士接种,整个过程护士都跟我们很随意地聊着天。

还有一次,因为孩子的消化问题看医生。早上电话预约,由于赶上周末,前台说我们的医生不在,问值班医生行不行,我们说没问题,就帮我们安排在当天中午。到诊所的时候,人很少,登记后还没坐稳,负责我们的医生就出来带我们进了诊室。

我们叙述了大概情况,医生细致询问,又按压了腹部,就说:“没事,回家暂时喝点粥,吃清淡的,精神好了再慢慢恢复饮食。不用担心,孩子好得很快的。”我补问一句:“要不要喝点儿电解质冲剂?”医生说,“也可以,不喝也没事。”

家庭医生接诊不穿白大褂 一般头疼脑热不开处方药

留意到一个小现象,家庭医生接诊时没穿白大褂,可能因为澳大利亚鼓励医生和患者之间建立更为轻松和亲近的关系。

澳洲的GP也就是家庭医生或全科医生,通常提供初步的诊断和治疗,包括开具处方药、进行初步检查等。但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医生基本是不会开处方药的。在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他们会将患者转介到医院或专科医生处进一步诊断和治疗。

澳洲共有约6000家全科医生诊所,墨尔本地区有近千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包括家庭医疗、儿科、妇科、老年人护理等。全科医生诊所通常位于社区或城市中心,患者可以就近选择,无需长时间的等待和排队,患者可以和全科医生建立长期的医疗关系。

为缓解公立医院负担 政府鼓励买私人保险

公立医疗保险:这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保险计划。澳洲公民、永居签证持有人或

提交资料申请永居的人皆可享受公费医疗。公立医疗保险可以帮助支付基本的医疗费用,包括看病、做检查和住院治疗等。但是可能无法支付一些额外的医疗费用,例如牙科治疗、眼科治疗等。

私人医疗保险:这是由私营保险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可以提供更全面的医疗保健覆盖。私人医疗保险通常涵盖一些公立医疗保险不覆盖的项目,例如牙科、眼科、理疗和药物费用等。购买私人医疗保险可以帮助获得更快速、更方便的医疗保健服务,同时也可以提供更好的住院条件和更高的诊疗标准。

我的家庭和身边的朋友在享受澳洲公立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几乎都买了私人医疗保险。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为了鼓励个人购买私人保险,从而分流一部分就医需求到私立医院,缓解公立医院的负担,会根据投保人的年龄、收入、保险计划等因素按月给予补贴。

不危及生命的检查和手术 可能需等数周或数月

尽管澳洲的医疗系统具有很多优势,并实施全民医保计划,但还是有些方面有待改进和完善。其中最常被病人诟病的是某些疾病和检查在有些医院需要等待的时间较长。

公立医院在处理患者的紧急情况时,通常会将患者按照严重程度进行分级,优先安排紧急和重症患者的治疗和手术,确保他们能够尽快得到适当的医疗护理。一些相对重症较轻或不危及生命的检查和手术排期可能需要等待数周或数月。

不过,此类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不同医院、不同医生对紧急程度的判断也会略有不同。为了减少手术等待时间,可以考虑在多家医院中选择较短等待时间的医院,或者选择私立医院。在私立医院中,等待时间通常较短,但需要支付更高的医疗费用。

虽然澳洲实行的全民医疗保险体系可以保证基本医疗服务的普及,但是对于一些高端医疗服务和药品,患者仍需要自费或者购买私人医疗保险,导致医疗费用较高。

文/李木木(现居澳大利亚)

日本各种不同规模的医院和诊所有何区别?

在日本,看病不一定去大医院,往往是找离家近、对口医院就诊。找对医院很关键,因为如果遇上对病症非专攻的医院,搞不好耽误治疗。

在一家中等规模医院看病 流程是怎样的?

原先我对自己的身体挺自信的,但2月初开始因为工作过劳导致头昏脑胀,整天晕乎乎的。离家最近的医院名叫山口医院,是一家中等规模医院。第一次去一家医院首先到前台把健康保险证给工作人员,然后测量体温,工作人员递给我一张问诊表格,让我填写症状、何时发病、有没有基础疾病、服药是否有禁忌等等信息,交给工作人员,她们放到一个文件夹里递给我,要我把文件放到3号诊疗室前的桌子上——这家医院内科诊疗室只有1号2号3号三个。

随后护士即刻让我进去量

血压,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才知道人生第一回得了高血压病。不一会儿,医生进布帘单间来问诊、用听诊器听诊,还对我说:“是不是工作压力很大,劳累过度啦?”句句说到我心坎上。

刚才那位为我量血压的护士进来了,她十分老练地为我扎针抽血和打点滴(抽血和点滴就扎一个针点,护士非常顺利地完成了两个规定动作的衔接)。点滴之后,护士带我到医生诊室。非常巧的是,遇上了一位名叫山中的医师,精通汉方药(即中成药),他得出结论:工作过劳和压力过大导致血压升高,用汉方药调整自律神经。

日本实行全民健康保险制度,每月交保险费,个人看病只需负担医疗费用的30%。结算了看病费用后,工作人员给我一张刚做好的写着我的名字的医院诊疗卡,以后来看病必须带着这张卡。拿到医生的处方单到医院附近的药店去取药。

日本的大学附属医院和 地方政府主办的都立医院

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2021年1月,日本共有医疗机构179331个。日本的医院分布比较均匀,每个地区都有大大小小的医院,医院的规模大小不一,业务分工不同。

不少大学有附属医院,比如东京大学附属医院、庆应义塾大学附属医院、顺天堂大学附属医院等,大学医院规模大,设备高端,医师队伍强大。另外,还有地方政府主办的医院,如数家东京都立医院也规模较大、医疗科室齐全,但是多数都立医院都需要患者持有别的医院的介绍信才接收患者就诊,也就是说小医院难以医治的疾病,医生便给患者写个介绍信,介绍患者到合适的大医院医治。

文/黄文炜(现居日本)

一个苹果引出的“惨剧”:瑞士儿童就医见闻

星期五的晚上本来是安静轻松的气氛,突然厨房里传出一声惨叫,然后是撕裂的哭声:“我切到手了!”我听到声音冲进厨房,我的小女儿左手大拇指红红的,鲜血大滴大滴地落在地上。她在切苹果时因为苹果滚动,不小心被锋利的刀刃割到了手指。

在瑞士,一般来说孩子发烧或者受个小伤的都不会上医院。但是看到这个血往外冒的速度,孩子的爸爸当机立断要去急诊。

女儿的紧急割伤 是如何被救治的

我们住在伯尔尼市郊,坐公交车到市区的儿童医院急诊只需要十几分钟。我们简单消毒以后用纱布包上,爸爸带着她拿上医保卡出发了。到了市区他突然想到儿童医院急诊出了名的等待时间很长,所以临时决定去市中心的急诊诊所。

到了这里一般5到10分钟就可以处理伤口。很快一位医生就来处理了伤口,他快速仔细地消毒、观察伤口、包扎,同时仔细询问受伤过程。我们本来以为这就是个缝合就可以结束的伤口,但是医生说孩子需要去儿童医院急诊室检查,因为伤口比较深,不能只简单缝合而是需要手术缝合。

因为是周末,而且这个伤不是紧急程度高的手术,等待的时间有点漫长,整整一天以后孩子才排到手术。

整个治疗过程 很注重孩子心理状态

出院第三天开始,孩子到儿童医院理疗部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物理治疗和手指的复健训练。手部复健治疗师告诉她这个左手拇指是个常见的手指伤,有个外号叫“牛油果切伤”。发生的最常见的场景就是在切牛油果时把刀刃甩到牛油果核那个动作。虽然左手拇指似乎是个不太常用的手指,但它被伤到以后会影响手部握力,所以需要每天练习来恢复功能。

整个治疗过程我们观察到儿童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是很会和孩子聊天的类型。她们在诊断过程中非常注重孩子的心理状态,可以看得出每个人都有一套让孩子不害怕的话术。

因为瑞士每个居民都有强制性医疗保险,所以这个漫长而复杂的救治过程费用全部由医疗保险支付。虽然一个苹果把她送进了医院,但是整个过程并不痛苦难挨,孩子不仅没有恐惧感,反而对医生、护士、治疗师的工作有了了解,还学到了很多医

疗和护理的知识,提高了日常生活中避险的能力。对我们和女儿来说是一次记忆深刻的经历。

瑞士的儿科医生人数 远远少于实际需求

在瑞士,儿童在出生时候都需要跟儿科医生(诊所)登记,在16岁之前任何医疗需要都算是儿科医生管辖。而瑞士儿科医生人数远远少于实际的需求。很多新手父母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儿科医生登记上。而且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如果跨州搬家就得在新居住地找新的儿科医生,很多儿科诊所人满为患,只接受本州新病人,跨州搬家对于小孩的父母来说简直是难上加难。就算是跨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儿科医生,看病也并不容易。如果孩子有什么不适要先打电话预约。因为病人很多,预约电话非常难打,冬季传染病高发期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发生紧急情况时,家长可以直接把孩子送到儿童医院急诊。但是急诊室效率很高,进到医院以后经常要在等候区等好几个小时才能见到医生。

文/贾淑芬(现居瑞士)

据《北京青年报》